

N 耐人寻味

airenxunwei

# 你只管努力,时光会将你变成想要的模样

□马倩茹

嫂”这样的农  
妇角色手到擒来,惟妙惟肖。

“永贵嫂”这个角色,是她人生的第一部戏。那一年她已经29岁,因为错过了女演员最好的青春年华,所以她格外珍惜这个角色,研究剧本,揣摩人物,向前辈请教。《南征北战》拍摄了一年,她的表演也有了转折性的进步。

接下来的15年,她接了很多戏,但演的都是小角色。沉淀,打磨,她的演技一直在提高,但是毕竟年龄不占优势,样貌也不出众,那些配角,一直没有让她出名。不过,她不在意,对她而言,演戏不是为了出名,而是从小就扎根于心里的梦想。对于她来说,每个角色都非常重要,每个角色都值得全力以赴。

就这样,凭着对表演的热爱和执著,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,直到1987年,她这个“配角专业户”终于等来了人生中第一个主角。在电影《女人国的污染报告》中,她饰演了“祖生嫂”,精湛的演技让她获得了金鸡奖的提名。那年,她43岁。

1990年,为了演好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中的“二姨太”,她下足了功夫,通过大量读书,钻研、吃透人物心理,最后把看上去温柔体贴,实际上绵里藏针的“二姨太”演活了,连张艺谋都对她刮目相看。凭借此角,她拿下了“金凤奖”。

鲜花和掌声没有让她懈怠,

她依然在努力。虽然现实中,她从未做过母亲,但依靠自己的实力,成了荧屏上最受欢迎的“母亲专业户”。

1995年,在《孤儿泪》中她饰演了一位农村母亲。剧中,“母亲”为收养的孩子全身心地付出,母爱在她不露痕迹的表演中倾泻而出,感动了所有观众。这个角色,让她获得了第二届华表奖最佳女主角奖。那一年,她53岁。

她就是我国著名演员曹翠芬。从29岁出道,到53岁成为“最佳女主角”,她整整走了24年。如今,曹翠芬已经75岁,虽然两鬓斑白,但她依然活跃在荧屏,凭着精湛的演技赢得满堂喝彩。

有人说,曹翠芬是一坛陈年佳酿,愈久弥香,也有人说,她大器晚成、厚积薄发。可曹翠芬总是爱对青年演员说:“人生多变,我只专注做一件事。别怕梦想遥远,你只管努力,时光会将你变成想要的模样。”



Y 有此一说

ouciyishuo

## 沉默是面护心镜

□辉姑娘

在去日本的飞机上偶遇一对台湾夫妇。他们坐在我身边,一直在争吵——确切地说,只有那位太太在喋喋不休。

我听了半天,终于明白了个大概:出门时先生把钥匙给了家里的钟点工,请她定期去打扫。

太太知道以后非常愤怒,一直在教训先生,说他丝毫没有防范意识。太太语速很快,声音洪亮。

然而奇妙的是,那位被骂的先生却始终悠然地靠在椅背上一言不发,偶尔喝口水,甚至顺手给太太倒上一杯为她润喉——简直是恶劣的纵容。

趁她去卫生间,我向那位先生说出自己的困惑。

“不好意思,也许这是你们的事情,但……为什么您可以忍耐那么久都不回应一声呢?”先生颌首致歉,然后说:“如果我回应了,她会更加生气。唯有沉默,才能阻止一切变得更坏。沉默是防御,是‘护心镜’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它保护住我的心不受伤害,而且它不像盔甲那般坚硬,不会伤害那些接近我心的人。他们对我很重要,我不忍心让他们受伤。”

所谓护心镜,不只护己,更护住了那些我们所爱的人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R 人生百味

enshengbaiwei

## 最后的诗词课

□明前茶

两年前,于辉的老父亲刚刚被诊断为肺癌晚期。当时她心里很乱,只看见医生的嘴在翕动,却完全没听明白医生在说什么。

依照医生的嘱托,于辉姐弟没有把病情向父亲和盘托出,但于辉不相信能瞒过他。化疗输液,输液袋子上都写着药品的名字,父亲难道不会百度吗?虽然表面上,父亲是豁达的,只要一出院,儿孙频繁地来探望,父亲依旧平静地出门买菜;他会写“秃头老于又回来了”“落拓轻奢风,说的就是我这睡裤打扮”之类的行草,来调侃自己的变化,得意于在病魔收拢爪尖的时候,自己依旧从容洒脱。但于辉依旧会敏锐地捕捉到父亲的一点慌张。

他的自费药快吃完了,新买的药刚用加急快递发货,他为此焦虑了一天;他记不起上海华山医院肿瘤科专家的名字了,满脸是迷路小孩的不踏实;包饺子,他忘了放盐了,尽管所有人都说这样的饺子蘸醋更鲜美,他也会自责半天。他忽来的软弱与慌张,让人揪心。

于辉思量,如果仅仅是面对病魔的无奈与感伤,那么,家人的探望越是频密,家人越是有求必应,父亲心上累积的负疚恐怕越是沉重,这是不足以令父亲心安的,她必须让父亲感受到自我的价值,平静安然地接受这些为了告别的相聚。

于辉想与父亲一同重读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她的理由是,作为理工科的博士,文学方面的记忆已经磨灭得差不多了。能给她补课却不必花补习费,除了从大学中

文系退休的父亲,还能有谁?

父亲欣然应允。他特意请人在庭院中搭了一座竹木小亭子,天气好的时候,就与女儿在外面喝茶、品诗。

父亲通晓音律,有时,他还将唐诗《春江花月夜》配上曲调,吟唱出来;从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”的开阔,到“江天一色无纤尘,皎皎空中孤月轮”的喜悦,从“不知江月待何人,但见长江送流水”的怅惘,到“此时相望不相闻,愿逐月华流照君”的深情。他吟唱时,于辉在一旁弹拨着她的古琴,很是和谐。一曲已毕,两人沉浸在幽美邈远、惆怅迷离的春江月夜场景中,完全忘了尘世的种种无奈与苦痛。于辉想,这,就是文学的力量,它是心灵之补药,也是情操与志趣的源泉,简单的诵读与畅谈,就让父女间的相处变得舒活又动人。从一年前的初秋开始,于辉每个周末,都会回家上一堂这样的“诗词课”。

父亲偏爱沉郁顿挫、悲凉慷慨的杜甫。父亲说:喜欢李白,是因为你还年轻;等你到我这个年纪,读杜甫会有更感触,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。”“十觞亦不醉,感子故意长。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”人生的奇遇与告别、五味杂陈的感慨,都在其中,写得如此深情又入木三分,真是好得让人无言以对;“昔有佳人公孙氏,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,天地为之久低昂。”竟然用“天地



为之久低昂”来形容一场剑舞,在空旷天地中的回响,真是让人心折不已……对了,一谈起杜诗来,父亲忽然恢复了当年在讲台上的精神头,他为于辉领悟的确切而激动,或者为她感受的浅近而焦急。他忘了自己还有多少时间,忘了一针自费药的价钱,忘了化疗时那翻江倒海的难受劲儿。他豁达地说,女儿,我竟然有机会重讲杜诗,我要感谢你,不知道为什么,讲起诗歌来,好像生老病死都不再那么可怕。老爸虽然没有老杜的才气,没有给你留下一首好诗,可将来,你会记起这个月夜,记得多少年前老爸是怎么跟你说到杜甫的诗,你会忽然记起我来,我们就好像重逢了。

于辉意识到,亲情正是像桂花一样的物事,近嗅香味清淡,而若你在月夜下远远行来,它却像风中的蜜糖一样丝丝流淌,它如此浓烈,给你安慰,让你意识到,生之幸福,爱之幸福,是告别也泯灭不了的。